



良心茶遊記

從馬鍋頭到僑領

◆ 良 心

說到獨克宗馬幫，馬鑄材先生的「鑄記商號」是眾多馬幫中最大的一支。滇藏茶馬古道沿線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馬鑄材走馬幫僑居印度41年，也是一位著名的愛國僑領。

馬鑄材於1891年5月13日出生在獨克宗古城農牧戶家庭。松贊林寺大活佛給他賜名叫澤仁桑珠，「澤仁」意為長壽，「桑珠」即如願。8歲進學堂時老師給澤仁桑珠取了個學名，叫馬鑄材。馬鑄材兒時家貧，從小在草原上牧放牛馬，練就一身馴養牲畜、駕馭驃馬的本領。12歲開始上山砍柴，運到集市上去賣。他的柴垛子大、品質好，內地客商經常買他的柴，他通過賣柴悟到了一種要誠實做人的觀念。他15歲時進中甸縣城的「公鶴昌」商號學做生意。他的經商天賦和進取精神很快受到老闆賞識，學徒期未滿就跟隨老闆南下滇南茶廠採購茶葉，北上康藏收購皮毛、藥材。他常年奔走於滇南茶山與康巴藏區之間，顯示了才幹和吃苦精神。老闆破格晉陞他為二掌櫃，全權委託他在滇川康一帶採購和運輸茶葉、藥材、皮毛、鹽巴等大宗商品。馬鑄材不滿18歲就成為了獨克宗最年輕的馬鍋頭。後來他帶領馬幫為進軍拉薩的清兵運送軍需時又大顯身手，更受到老闆重賞，各方嘉許。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局動盪，商道不暢，外來商家紛紛關張。馬鑄材自己拉起馬幫進藏販運滇茶。他經商守德重於求財，誠實守信為先。依靠獨具的經商才能和膽識，馬鑄材逐漸積累了資本，於1920年僑居印度噶倫堡創立「鑄記」商號，重點從事滇、藏、印之間的三角貿易，成為家鄉第一個跨國經商的商人，也是雲南第一個跨國貿易的藏商。鑄記商號重點經營茶葉、羊毛、中藥材、寶石、棉紗等商品，其中又以茶葉為大宗。由於貨真價實誠信經營，商號信譽日隆，生意越做越紅火。1931年後他又到滇西和緬甸、印度多地深入考察，尋求開闢從滇南繞道緬甸印度把茶葉運進西藏的滇藏新茶路。足跡遍及雲南、四川、西康、西藏與印度之間，沿途與社會各階層廣交朋友，為後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滇緬印藏新茶路開闢後，馬鑄材鑄記商號經營的茶葉由每年幾百包增加到兩三千包。他的鑄記馬幫擁有200多匹馬，規模在滇西北屈指可數。

馬鑄材從一個馬伕成為一代巨商，他從不養尊處優，更不紙醉金迷。他自幼養成勤儉節約的品德，淡泊的生活使他感到滿足和快樂。他不當「守財奴」，始終不忘報效國家，造福桑梓。抗日戰爭時期，馬鑄材滿懷赤子之心，從印度採購大批國內急需物資支援抗戰。日寇封鎖滇緬公路後，馬鑄材以僑領身份組織大批馬幫和商販，為抗日前線運送了大批國際援華物資。同時他四處奔走，聯絡「恒盛公」、「無德和」等多家旅居康藏的雲南同鄉商號，共同出資為國家捐獻了一架戰機。他在家鄉興辦農場，為家鄉發展種植業和養殖業；出資為家鄉興建水渠，蓋建學校。中甸剛解放，他就捐出縣城的三所商鋪資助辦學。馬鑄材一生中體驗最深刻的就是行路難，因而他所做善事中修路架橋最多。他不斷捐資修建迪慶州境內的橋樑和驛道，保障滇藏交通線的暢通。

1959年後，印度政府背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蠶食我國領土，挑起邊界爭端，掀起了反華排華逆流。印度噶倫堡成為西藏上層分裂主義分子勾結國外反華勢力策動叛亂的基地。馬鑄材堅守民族大義，規勸他所認識的西藏上層人物維護祖國統一，招致反動分子懷恨迫害。印度反華勢力先利誘馬鑄材父子背叛祖國，在遭到嚴詞拒絕後，先於1959年9月限令馬鑄材長子馬家奎夫婦離境。他又直接炮製「謀殺案」陷害馬鑄材，將馬鑄材抓捕入獄，無辜關押77天。一年多後印度當局才迫於中國政府的嚴正交涉及社會壓力，於1962年1月20日宣布無罪釋放馬鑄材。馬鑄材在法庭上義正詞嚴地駁斥反動分子的誣陷，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1962年3月23日，馬鑄材回國，在北京受到熱烈歡迎和隆重接待。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接見並宴請他，稱讚他是「愛國華僑的一面旗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香凝設家宴招待他。馬鑄材於1962年8月回到昆明定居，周恩來總理親自電告雲南省領導：「一定要做好愛國老人馬鑄材的安置工作。」1963年10月4日，馬鑄材因心臟病復發在昆明去世，享年73歲。雲南省副省長張沖主祭追悼，稱讚馬鑄材是「中國的鐵漢子」。

馬鑄材在獨克宗古城的故居，現已改造成為「香格里拉茶馬古道博物館」。博物館有一家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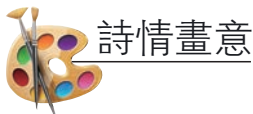


◀ 獨克宗馬鑄材故居博物館。 作者供圖

套的「鑄記見山」主題酒店。整棟建築是在馬鑄材故居的基礎上重新翻建的。一層是博物館，其他樓層採用新藏式藝術風格，保留獨立的居住空間，成為馬幫文化主題酒店。這家獨具特色的藝術酒店的建築設計採用新藏式風格，在傳統風格中融入馬幫文化元素，營造質感濃厚的藏式空間。前台獨特的馬鞍式座椅，搭配茶馬古道故事的牆畫裝飾。在房間裏，用藏族傳統的紋飾、物料裝飾，同時配備現代化高品質傢俱、潔具和床上用品，讓客人體驗純正藏風的同時，也能感受現代生活的舒適和便捷。客人住在博物館裏的酒店，逛着酒店裏的博物館，既體驗藏式酒店住宿，又能感受茶馬古道歷史韻味，還是名人故居。全天沉浸在濃厚的馬幫文化氛圍中，會留下獨克宗深刻獨有的旅行記憶。

博物館2010年5月建成開館，從開館至2017年，主題展廳陳展馬鑄材《從驛夫到愛國僑領》。2019年博物館提升改造，主題展出《愛國華僑馬鑄材事跡》。整個博物館以實景、實物、圖片、文字為主，展示了古代茶馬古道的歷史足跡，古代藏族的民風、民俗。博物館內分布的黃銅雕塑重現了當年的馬幫情景——馬身上馱着貨物，脖子上繫着鈴鐺，彷彿風吹過便會叮叮作響。那千年的馬蹄聲聲，那個強不息的故事，依然牽着時光衣角，陳列在博物館中。馬鑄材的半身像，神情肅穆，目光堅毅，彷彿還帶着那個年代特有的磨難和艱辛。

如今古道不再，當年繁榮的茶馬古道早已被現代化公路覆蓋，再聽不到清脆的馬鈴聲，看不到奔波的趕馬人。但還好，它還活在當地人的記憶和口口相傳中，活在博物館裏略略蒙塵的老時光裏。透過那些帶着時光印記的舊物，我們彷彿看到了馬鍋頭們趕着馬幫長途跋涉的模樣，聽到了馬蹄聲在山谷中激起的陣陣回響。我們由衷崇敬當年在古道上行走謀生的民族，他們的頑強精神和虔誠靈魂，讓身心浮躁的現代人汗顏並敬畏！



詩情畫意

◆ 趙素仲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十八 行園詩
——沈約（南北朝）

沈約 行園詩
寒瓜方臥壘，秋菰亦滿坡。
紫茄紛爛漫，綠芋鬱參差。
初從向堪把，時非日難離。

戊戌夏
素仲配畫

浮城誌

◆ 徐永清

往日的神仙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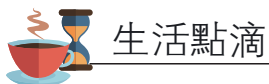
在我們這一帶，過去人們見面總問：「吃了？」「吃了！」若在中午便問：「吃的啥菜？」「神仙湯！」答者帶有幾分無奈，詭秘一笑。什麼神仙湯，既不是張果老喝的，也不是王母娘娘享用的。說白了，就是醬油湯，那時人們沒菜吃的時候，拿個湯盆，倒點醬油，撒些味精，再攪幾粒大鹽，開水一沖便成。條件好的，還要淋幾滴香油，攪一小撮蝦皮，放幾根榨菜絲。如此這般，不時重複，就這樣，用這湯泡飯，呼呼拉拉，三下五除二，便把這頓午飯馬馬虎虎、將將就就對付過去了。

最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小學時期，學生們常要填表，其中有人均生活費一欄。一般人家只有五六元、七八元，十來元的算是富戶了，有，極少。那時市面上的商品，極度匱乏，下飯的葷素菜餚也在此列。不僅限時限量，還得憑本憑票。更況只有國營菜場一統江山，慘澹經營。再者，每日所供的葷素食材，品種可數，數量有限，過時不候。

由於客觀條件的制約，人們即便有錢也難瀟灑，沒錢就更是可想而知了。若是碰上大

雪紛飛，暴雨如注的惡劣天氣，地裏蔬菜運不上來，或是葷素生鮮計劃用完，那咋辦？民以食為天，有菜沒菜也得吃飯，日子總要一天天地過。情急之時，不知誰「發明」了這醬油湯，還美其名：「神仙湯」。真是酸楚之中有調侃，艱難之時寓希望。很快這一「發明」便迅速推廣，千家落腳，萬戶開花。毫不誇張地講，在那段歲月，一般人家都有這相同的「艱辛」經歷，都有這相同的「國民」記憶。

歲月如歌，往事如煙。如今人們的生活，可謂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人們吃有佳餚美味，穿有華服麗衣，住有高樓大廈，行有各式車輛。可謂精神與物質，什麼也不憂愁。恰在愛女生日的這天，在飽享了美酒佳餚之後，又喝了碗真正的神仙湯——清湯燕窩。這湯以燕窩為主料，再佐以火腿絲，綠色蔬菜，並加入特製的高湯。此湯不僅營養豐富，且是湯鮮味美，令人叫絕。品嘗之際，不由地想起酸楚的往事，一時心潮起伏，因而寫下這段文字，也算給後輩作一次憶苦思甜的教育吧。



生活點滴

◆ 王宏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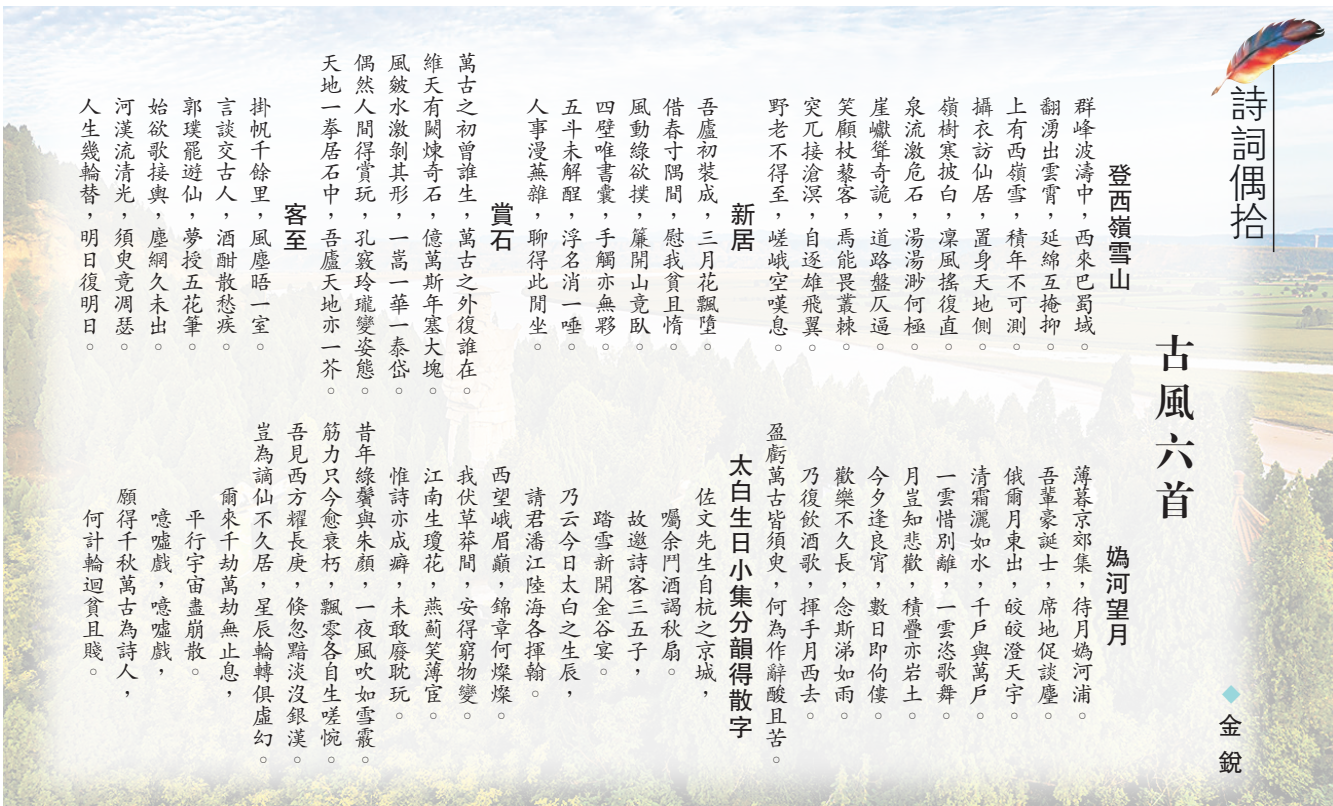
藥香一縷情濃

一縷縷清淡苦香的草藥味，從藥鍋裏暖暖地飄出來，再緩緩地在屋裏漫延開來……在這飄逸草藥味兒的裊裊熱氣裏，我好像看到閃爍着唐詩宋詞的優美。唐代詩人杜甫一生多病，常常把草藥名引入詩中，在《秋雨嘆》中，他生動描述了決明子在秋風秋雨中仍舊「着葉滿枝翠羽蓋」的鮮艷綻放。宋代詞人辛棄疾更以二十五味草藥的「姓氏」寫就了名篇《滿庭芳·靜夜思》，表達深夜在沙場對妻子的思念……藥鍋在煤氣灶那幽藍的火焰上咕嘟咕嘟地冒着熱氣兒，那些草藥在沸騰的咖啡色湯裏翻捲着……我想到黑龍江省森工總醫院那位年輕的「老中醫」倪珊的叮囑，她說：「這藥在大火燒開鍋後，再用慢火煮二十分鐘就可以算出來，就這麼一小碗。」她邊說邊伸出手比畫着碗的大小。我看完她說的時間到了，藥鍋裏的湯也不多了，就把火調小，算出一小碗藥湯來，再加上清水放到灶上，調大火煮第二次……

其實，我對於煮藥是不陌生的，並是我的拿手活兒。我的童年是在小興安嶺林區的綏稜林業局度過，那時我就給姥姥煮過藥。一個夏天，八級木匠的姥爺找鐵匠，給做了一個下面有四個半尺高鐵腿的鐵圓圈，在下面生火上面坐上一個小悶罐煮藥。但這個東西四面不擋風，風一吹火苗四竄，我把它拿到房簷下，用幾塊磚頭擋住兩面，在後面再用磚頭搭一個「煙囪」，再用黃泥抹嚴實，前面留出一個燒火的口兒……姥姥、姥爺在一旁笑瞇瞇地看我的這個「改良」，一點火，好了，火苗呼呼地上升燒着鍋底兒，草藥就在小悶罐裏的水裏漸漸翻騰起來，一次、兩次、三次，那時煮藥是要三次的。每一次要用兩塊水浸濕過的抹布，每手的四個指頭緊緊攥着悶罐兩邊的耳朵，大拇指要緊緊頂住悶罐的蓋兒但還要有留出一個縫隙，向下傾斜使藥湯嘩嘩啦啦地滴到碗裏，再端平抖抖搜搜，使悶罐裏的藥渣平實了，回身從屋裏的水缸裏舀一瓢水倒進去，再放到這個「爐子」上，給下面

快要熄滅的火上添一把乾柴，火苗又興旺起來，閃耀着紅紅的光，一會兒就讓悶罐又是呼呼地開了。這時，姥姥倒着小腳兒從屋裏出來，哈腰把悶罐的蓋兒掀開，一臉鄭重地對我說：「煮藥要這樣的，讓那些病呀從那裏冒出去。」姥姥是有講究的人。但這蓋兒，不能放到一邊，還要放在悶罐上。怎麼放？姥姥告訴我，把筷子橫在悶罐沿兒的一邊，再把蓋兒一邊搭在悶罐的邊上，一邊搭在那筷子上。那煮藥悶罐裏面的「病」，隨着呼呼的氣兒飄出，在夏天清亮的色彩背景下裊裊地升起又散去了。煮完的藥渣，姥姥說不要扔掉，待涼後要使出勁地擠壓出它們「藥勁兒」。可是，怎麼樣扔藥渣滓？姥姥說，這藥渣滓不要和垃圾扔在一起，那樣是不吉利。要扔到大河裏，讓水把病給沖走了。正好，那時林區職工住宅是沿着大森林的山根底下，一趟房一趟房的建起來的。在姥姥家的房山頭就是一條河，這河一到大雨天裏就咆哮洶湧起來。等雨停了，一天的功夫，那河水立刻就瘦了，變成了一溪清水，在河道的沙石間涓涓流過……姥姥說：「把藥渣扔進河沿上去吧，等讓大水把病給沖走啦！」

我13歲回到哈爾濱。不久，爸爸從大興安嶺林區調回來，因高寒環境使他身體不好。那幾年，我騎着自行車在哈爾濱的各大醫院、藥店抓藥，再一路蹬風般回家煮藥。這時是用煤油爐子煮藥，火苗也是藍色的，幽幽地亮着，煮藥的小悶罐是鋁的，輕便了很多，也是要煮三次的。煮完把藥渣倒進下水道，再拉開水箱就沖走了，這也是把病給「沖」去了。後來，媽媽身體不好，我又重複着這些。媽媽說：「有煮藥的電藥鍋、電藥壺。」我買回來一試不行。媽媽說：「還是煤氣的火硬，煮藥開鍋快，煮出的藥兒勁兒大。」現在我吃草藥，誰人來煮？自己來煮吧，在煮藥的氤氳熱氣裏可以品味唐詩宋詞，可以品味人生，更可以回憶早逝老人的音容笑貌，心裏生出一縷情思一片溫暖。



詩詞偶拾

古風六首

◆ 金銳